



柔软的树舌

□朱宜尧



树舌。朱宜尧摄

在家乡佳木斯的山林里行走，常能看到树桩上有一朵巨大的“黑牡丹”盛开，层层叠叠，漾着黑白相间的水波纹。黑得如墨，白得似雪。清澈的两色间，让人仿佛感觉这真是一朵黑牡丹花。路过的人，无不为其的盛开所惊讶。其实，它的学名叫树舌，中药名。为多孔菌科真菌平盖灵芝的子实体。分布于全国各地，东北的山林中常见。树舌具有消炎抗癌之功效。用于防治咽喉炎，食管癌，鼻咽癌等。

也许，树有很多话要说。前世今生，注定有树的寓言要对人间讲。或许，它的死太匆忙，只留下一棵树桩，像公园里一枚静默的印章，还在标榜自己的存在。也许，它的寓言不被人所理解，它的身体虽然已经被制作成了工艺品，有些已经化为灰烬，但它的根还在，腐烂一直侵袭它的内心。只有根还深深地埋在土壤里，埋在黑暗的世界里，它挣扎着，把最后一棵树的寓言开成了一朵花。静默自己，没有比这枚印章更有意义的了，它超过了公园这幅画的意义。

我与它对视了很久。不厌其烦地看，不厌其烦地欣赏，我的心里就装进了如花的树舌，装进了树的很多话。

树有很多话，却一生一句话也没说。它走后，在树桩上开出了黑白相间的花。每一片花瓣，都是它说的话，漾着晶莹的水波纹。是人间的一种轻言细语，是人间的一种和声悦色，是人间的沉默是金，沉默如花的表达。

它自从扎根于此，就怀着一种初心。活着的时候，是一棵圆顶半圆的“死”树。它死去了，却成了一棵“活”树。它的意义从没有因为“死”而失去，而是一种巨大的彰显。

树有很多话。它的每一片叶子，就是它对季节的宣言；它的每一条枝桠，就是它既柔软又硬硬的诉说；它直立的树干，是一生也攀爬不尽，诉说不完的精神之言；它的向下的根须，向着黑暗的更深处，是我们人类永远学习也不能完全领悟的生命之境。它的生命是完成了一种托举，向下的修炼，完成了向上的托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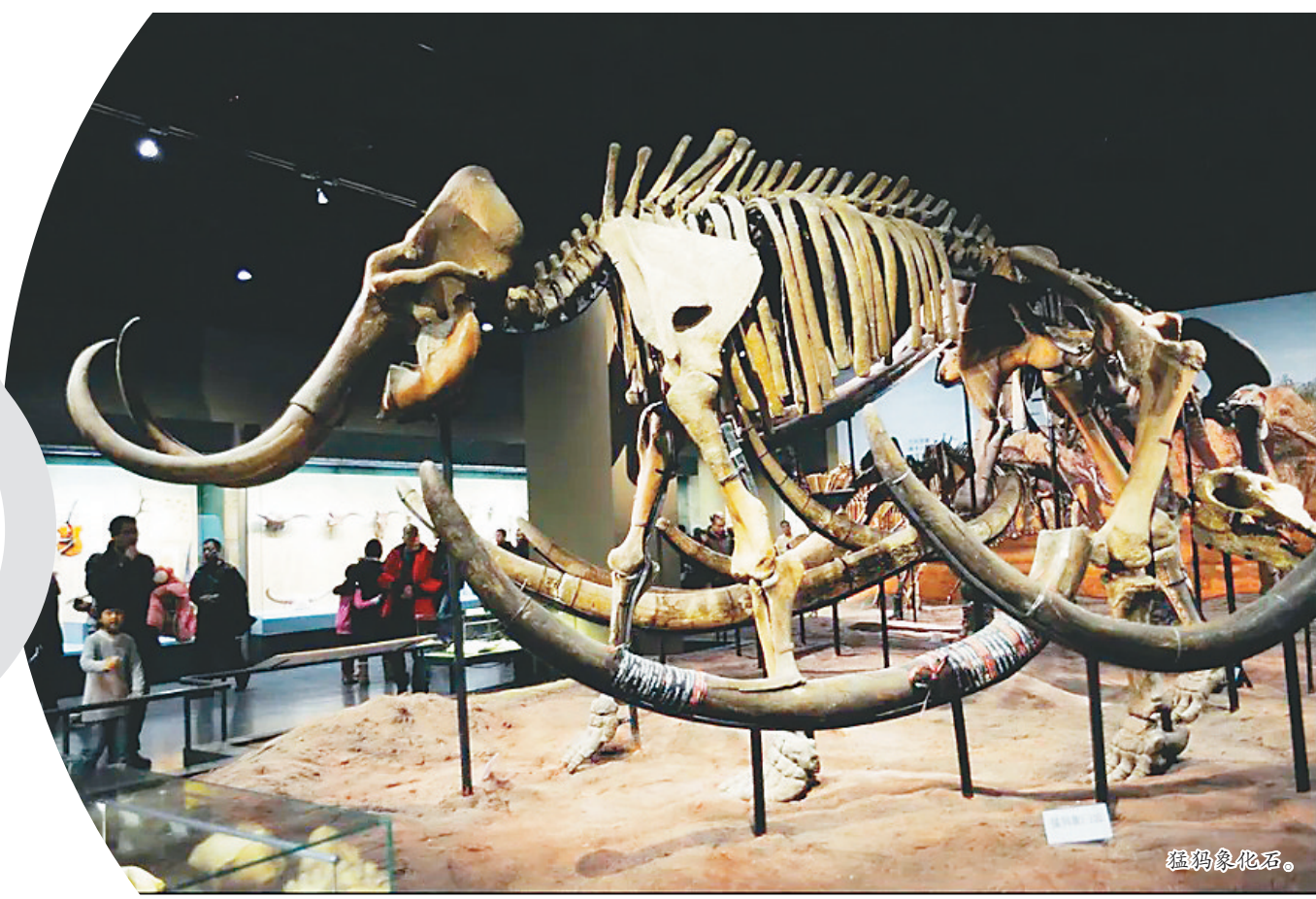
它的精神是它的话，它的色彩是它的话。它的风姿是它的话，它的静默同样是它的话。

有多少话，在它的一生已经无法统计，唯一能统计的是，它是它没说过一句话。有那么多话竟然没说过一句话。

而我们人类，从生下来，从见到生命的第一缕阳光，呼吸到第一口空气，就用声嘶力竭的啼哭表明了自己的态度。至于人的一生，都在啼哭，都在谩骂，都在不停地说话，都在表达着自己，发泄着自己，生怕埋没了自己。

他们的话巧舌如簧，围绕着利益，围绕着金钱，围绕着权利，围绕着美色，不会制造出一丝丝的新鲜的绿色空气。而树，恰恰相反，是因为有了自己的样子，才被人间制作成更多的艺术作品的样子来，充盈着人间的温馨与美丽。其实，树真的没有死，它以另一种形式生长在人间。人一旦死去，也就是一堆可怜的土丘，没有任何意义可言。

万物皆为我们的镜像，一朵花的盛开，我们就可以看到另一个自己。一个陌生又熟悉的自己。一个喜欢又讨厌的自己。一个浅显又深邃的自己。一个黑白又多彩的自己。一个笔直又弯曲的自己。柔软的话语，生命的话语。



猛犸象化石。

编者按：

1973年，在黑龙江省肇源县三站乡，社员挖出了一块“一人粗”的腿骨，后经考古专家们18天的挖掘，和两年的组装，新中国第一具完整的猛犸象化石被挖掘出来并组装完成，填补了当时国内没有完整猛犸象化石收藏的空白。提到猛犸象，黑龙江省有好多处博物馆珍藏有相关的化石标本，值得一提的是在北大荒博物馆第一展厅里，就珍藏着一枚近2米长的猛犸象门齿化石，今天选发该馆馆长赵国春的一篇相关文章，专门介绍这枚神秘的猛犸象门齿化石的前世今生。

历史上三江平原 有大型动物 繁衍生息

□赵国春

在欧洲的许多洞穴遗址的洞壁上，常常可以看到早期人类绘制的猛犸象的图像，这种动物一直活到几千年以前，在阿拉斯加和西伯利亚的冻土和冰层里，曾不止一次发现这种动物冷冻的尸体。

猛犸象是一种生活在寒代的大型哺乳动物，与现在的象非常相似，所不同的是它的象牙既长又向上弯曲，头颅很高。从侧面看，它的背部是身体的最高点，从背部开始往后很陡地降下来，脖颈处有一个明显的凹陷，表皮长满了长毛，其形象如同一个驼背的老人。

猛犸象身上长着厚达9厘米的脂肪层。全身长着2.5厘米左右长的软绒毛，外面还有长达0.5厘米左右的暗褐色粗毛。它的外形与现代表象也有些不同：头部上下高而前后短，有圆圆的头顶，背脊上有一个高耸的肩峰，头顶和肩峰之间凹得很深，肩峰到臀部下倾很急，耳朵较小，尾巴也较短。夏天，猛犸象的食物很丰富，吃得多，就把多余的营养储存在背部那个肩峰之中，这时肩峰就高起来。

冬天，食物匮乏了，营养被消耗了，肩峰又慢慢低下去。这是猛犸象长期适应寒冷气候的特殊结构。

猛犸象是食性粗放的草食动物。无论乔木、灌木和草本，也无论是鲜嫩的树枝、叶子或果实，猛犸象都吃。从这支出土的象牙化石来看，这头猛犸象是一头60多岁的老象。大约在两万年前，这头老猛犸象是什么原因死亡，是死在什么地方，他的整体化石有没有被人挖掘，都还是个谜。但有一点可以推断：历史上三江平原一定有大型动物繁衍生息。

猛犸象 生活在北半球第 四纪大冰川时期

猛犸象生活在北半球的第四纪大冰川时期，距今约300万年至1万年前，身高一般5米，体重10吨左右，以草和灌木叶子为生。由于身披长毛，可抗御严寒，一直生活在高寒地带的草原和丘陵上。当时的人类与其同期进化，开始还能和平相处，但进化到了新人阶段，还会使用火攻，集体协同作战，捕杀成群的动物和大型的动物，猛犸象就是他们猎取的主要对象。

距今四万至一万二千多年前，被称为旧石器时代晚期，也就是所谓晚冰期。当时的气候寒冷，欧亚北部的冻土带和寒草原都大为扩展。猛犸象正是这个时期，和当时的古人类有着不解之缘，共同生活在北半球北部广阔的原野上。由于它的化石在第四纪地质古地理和考古学方面的重要意义，引起许多科学工作者的极大兴趣。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古人类，曾利用许多方法猎取猛犸象。不但用标枪，而且用弓箭和陷阱。黑龙江省的考古工作者曾经在省内许多地点发现猛犸象化石，而且还发现了用猛犸象胛骨、门齿和头骨做的骨器。这些骨器上面不但有使用过的痕迹，有的还留有木柄镶嵌捆绑过的痕迹。说明当时人类已经会使用复合工具。

猛犸象突然全部绝灭了，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？专家们做过仔细的研究，找出了许多的原因，但归纳起来还是由外因和内因共同造成的。外因：气候变暖，猛犸象被迫向北方迁移，活动区域缩小了，草场植物减少了，使猛犸象得不到足够的食物，面临着饥饿的威胁；内因：生长速度缓慢。以现代象为例，从怀孕到产仔需要22个月，猛犸象生活在严寒地带，推测其怀孕期更长。在人类和猛兽的追杀下，幼象的成活率极低，且被捕杀的数量离现代越近越多，一旦它们的生殖与死亡之间的平衡遭到破坏，其数量就会不可避免地迅速减少直至绝灭。这是大自然的淘汰规律，并非对猛犸象不公平。新生代的第三纪末期时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，当时大量的原始哺乳动物绝灭，由现代动物的祖先取代了它们。猛犸象以自己整个种群的灭亡标志着第四纪冰川时代的结束。

猛犸象 因适应不了环境 变化走向灭绝

随着人类狩猎工具的不断改进和技术的提高，猛犸象被大量捕杀。同时，世界的气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猛犸象因适应不了变化了的环境而走向灭绝。据有关史料证明，猛犸象在地球上最后灭绝，距今只有几千年。

这枚猛犸象牙的发现也很偶然。2003年夏季的一天，龙江农场三区水稻户张汉金一早赶着羊群到浓鸭河对岸的草原放牧。由于长期干旱，浓鸭河已经干枯。露出河床。当张汉金路过河底时，发现河床上有一异样的“木桩”立在那里，他怀着好奇的心理走过去向外拔，在拔的过程中，他感觉不是木桩，而是从来没见过东西。于是，第二天，他从家拿来铁锹开始挖。经过三天的细心挖掘，一枚长约2米、牙根部直径20厘米、重约7.5公斤的古猛犸象牙化石终见天日。

按说，黑龙江地区并不缺少这种猛犸象化石，可在北大荒境内挖掘到这么大的象牙，近年来也还是不多。因为这颗猛犸象牙化石出土后保管不到位出现风化，品相不佳，影响展示效果。北大荒博物馆开馆前夕，找到了省文物考古所的专家，进行了修复，才成为今天这个样子。



孩子们在参观猛犸象门齿化石。赵国春摄

由门齿化石「追溯」猛犸象

主编：文天心
责编：曹 晖
执行编/版式：毕诗春
美编：倪海连
投稿邮箱
hljrbbsc@163.com



更多内容请关注
龙头新闻APP 妙赏频道



在北大荒博物馆第一展厅里，一枚近2米长的黑褐色的猛犸象门齿化石，在红绸的衬托下，吸引着观众们的眼球。

猛犸象，又称猛犸，也叫毛象，是著名的寒带动物。是地球有生命以来，在陆地上繁衍生活过的大型史前动物之一。体型庞大，是仅次于恐龙的一种大型动物。“猛犸”一词来源于西伯利亚鞑靼族语言，有“巨大”的意思。在西伯利亚，当地居民很早就发现过这种化石，但很多人猜测这是些南方象。1900年以后，在西伯利亚别廖佐夫等地，陆续发现了在永久冻土层中埋藏的连皮带肉保存得很好的猛犸，口中还残留着没有咽下的青草，胃里还有未消化完的食物，这才使人们对猛犸象有了详尽的了解。猛犸象是一种适应于寒冷气候的动物，在更新世，它广泛分布于包括中国东北部在内的北半球寒带地区。这种动物身躯高大，体披长毛，一对长而粗壮的象牙，强烈向上向后弯曲并旋卷。它的头骨短，项脊非常高，上下颌和齿槽深。白齿齿板排列紧密，数目很多，第三白齿最多可以有30片齿板。



北方的土豆

□墨凝

土豆，也叫马铃薯，除了我们生活中常见的黄色土豆外，土豆还有紫色的，老家人把这种土豆叫红土豆或“红鬼子”。这种红土豆做面，面得都起沙。据说这种土豆唯独北方才有。

小时候，我最烦的事情是春天种土豆和秋天起土豆。先说种土豆，种土豆很麻烦，到了要种土豆的季节，大人就要用大柳条筐把家里的半大孩子顺到土豆窖里。土豆窖大都在房前屋后的菜园子里，土豆窖又深又黑，潮湿的黑土四壁，棚顶上会有悬着的水滴，随时会滴下来……如果在墙壁上发现个老鼠洞，更让人头皮发麻。所以每次下土豆窖，我的内心都是抗拒的。可以说，儿时我最担心的事情，就是下土豆窖。

可下土豆窖捡土豆，大都是孩子的事情，再不愿意也没有用。当大人把柳条筐用绳子绑好，把我放到筐内，我坐在柳条筐内，双手攥紧拴在柳条筐上的绳子，被一点点沉下黑暗的土豆窖中，柳条筐到了底，我悬着的心和落到土豆上的柳条筐一样，咯噔一下落了地。我坐在土豆堆上，胡乱地捡满一筐土豆，没好声地喊：满了！上面拉动绳子，一大筐土豆被拉上去，柳条筐再次被吊下来，筐里坐着小我一岁的弟弟。弟弟比我胆大，看什么都新奇。进了土豆窖，就像发现了一个新世界，乱喊乱叫。土豆窖似乎被他

的喊声照亮了，一地的土豆，也变得温馨美好起来。一筐土豆我们俩很快就捡满，一筐接一筐不断地被拉上去，可土豆窖里的土豆似乎永远捡不完。等捡够了土豆，把我们拉上去，我们俩一脸一身的泥土，活像俩泥孩子。

左邻右舍的女人都会过来帮忙，她们围着小山一样的土豆堆，用刀铲（切）土豆，把土豆带芽眼处奔成大小不一的块状，俗称铲土豆栽子。女人们叽叽喳喳的，干起活来却很麻利。几大麻袋土豆栽子用车拉到地里，种在犁开的田垄上……

秋天起土豆比起春天种土豆好多了，土豆成熟时，土豆秧自然就枯干了，拔掉土豆秧，犁铧翻开田垄，土豆从土里被翻到地面上，白花花一片，让人抑制不住兴奋与狂喜。大人小孩拎着柳条筐，跟在犁铧后面捡土豆的场面很是壮观。我捡土豆，喜欢挑大个的捡。捡土豆的后面跟着遛土豆的，遛土豆的有自己家的人，也有外人。被捡过的土豆毕竟有遗落在土里的，那些被遗落的，谁捡到就算谁的，没人会计较。

捡完土豆晚上回家，不禁皱起了眉头，双手粗糙不堪，还起了刀枪刺……

北方的冬季很冷，屋里也冷得像冰窖，北墙上大都结满了白霜。可是只要有土豆，再冷的天气，也其乐融融了。孩子们大都围着火盆，火盆除了取暖外，还有一种用途就是烧土豆。土豆烧熟了，用烙铁扒拉出来，糊香糊香的。土豆皮被烧的焦黄，酥脆酥脆的，扒开土豆皮，土豆瓤起着沙，土豆热气腾腾地冒着特有的香味儿，温暖着北方冬季的乡村。

童年的美食，除了廉价得不能再廉价的土豆，还

没有什么能令我经常想起。用一句俗话说，土豆喂养着我长大。土豆丝、土豆片、土豆条、土豆块、烩土豆、土豆炖酸菜、土豆炖白菜……

记得我结婚后，住在小村东头，出了院子就是一条河。冬季河面上结了冰。寒风顺着河道吹来，屋子就成了“广寒宫”。开始家里没有土豆窖，我们把土豆塞在炕梢的炕洞下面，可一夜之间就成了冻土豆。冻土豆扔在地上，就像扔铁球，掷地有声。家里一贫如洗，妻子舍不得把冻土豆扔掉，就换着法儿做冻土豆，可是咋做也不好吃。

土豆最好吃的时期，是土豆刚刚长大，土豆秧还绿油油的，有的土豆秧上挂着几颗土豆梨，土豆梨熟了也能吃，但有些涩。有的土豆一半埋在土里一半拱出地面，露出地面的一半，经风吹日晒都颜色青青的，这样的土豆叫青头楞。青头楞吃起来辣嘴，无法下咽。

这个时节，我和妻子经常拎着柳条筐，去地里挖土豆，说是挖，但很多时候，不拿工具。而是从泥土里薅出土豆秧，土豆就会从泥土里被土豆秧带出来，没有被土豆秧带出来的土豆，就用手扒开垄台，把土里的土豆扒出来。新挖出来的土豆就像新生儿，白皙娇嫩，稍微磕碰一下就会破皮儿，这样的土豆叫新土豆。新土豆炖豆角，再放上几块腌制的肉片，别提有多好吃了。

那年夏天，住在后街巷的亲戚来我家串门，妻子折腾了半天，弄出俩菜，土豆丝炒韭菜，土豆片炒辣

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本报资料片

椒。就着一斤老白干，我和亲戚吃得满头冒汗。许多年过去了，再回老家，当年我家的亲戚，提起往事，居然清清楚楚记得土豆丝炒韭菜和土豆片炒辣椒。我和妻子都不好意思，感到当年的菜过于简单，才使得亲戚有着如此深刻的记忆。亲戚哈哈大笑说，你俩想哪去了，这些年我各种菜没少吃，地儿也没少去。可吧唧吧唧嘴，还是觉得当年的土豆丝炒韭菜味儿最正。

是啊，人的记忆就是这样神奇，无论多少年，都忘不掉的感受和印象。我又何尝不是，无论走到天南地北，无论吃过山珍海味，都改变不了我对北方家乡土豆的偏爱。土豆无论切块还是切丝，无论清蒸还是凉拌，无论煎炒烹炸——我都爱吃。

